

● 李 庆 主编

迎接海洋世纪

——南海史话

黄彩虹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

——南海史话

李 庆 主编

黄彩虹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神奇的传说.....	1
第二章 中国人的命名.....	9
第三章 主权属于谁.....	25
第四章 最早开发者.....	61
第五章 考古学家的发现.....	79
第六章 历史的见证人.....	91

第一章 神奇的传说

在南海诸岛中，几乎每座岛屿，都有一个神奇而动人的传说。远在盘古时代，南海是一片广袤的陆地，名字叫七洲。但水神共工和他的老婆风氏居心不良，兴风作浪，使七洲成了一片汪洋。还是鲧的儿子大禹降服了共工，治理了洪水，使天下太平。大禹之妻涂山氏是位仙女，见天下歌舞升平，唯有七洲仍沉没水底，顿生恻隐之心。她站在南海上空，把脖子上的两串明珠取下，把一串明珠撒得远一些，变成了南沙群岛。后来，渔民们就把这些岛礁称为“七洲洋”。

在西沙永兴岛，老渔民又给我们讲了一个神话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海南岛一户穷苦渔家有三兄弟，个个都是捕鱼好手。他们被官税鱼债所逼，不得不在大年夜闯远海打鱼，一路撒网，网网皆空。谁想，到了今天的西沙群岛一带海面，竟捞起一个大如浴盆的巨蚌。蚌内是银光熠熠的一串珍珠，数一数，共 15 颗。兄弟三人正自高兴，忽然天上翩然落下 15 只白鸟，各衔起一颗珍珠飞走了，三兄弟急追不舍，只见白鸟把珍珠一颗颗吐在海中，珍珠落

下之处，浮起一片银滩，便成了西沙“上七下八十五岛”。之后，这三兄弟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就在这里开垦种植，撒网打鱼，终于把15个小岛变成了美丽富饶的宝岛。

西沙一带还流传着寻哥礁的传说。不知在什么朝代，海南岛的崖县有兄弟俩，老大叫亚忠，老二叫亚义，兄弟俩靠打鱼谋生。每年春季渔汛一到，他们就驾着小帆船，跟随着乡亲们的船队，从海南岛的三亚港扬帆出海。这年春季，渔汛又到了，亚忠亚义的渔船随着船队来到了西沙群岛海域。兄弟俩刚撒下第一网，就觉得网很重，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鱼网拉了起来。啊，原来网里有一只特大的海龟！这只海龟可真有年头了，它的背脊布满褐色的斑纹，斑块上长着绿色的青苔。兄弟俩很高兴，哥哥亚忠从船尾拿来鱼刀，准备把大海龟杀掉，晒成鱼干。谁知他刚刚举起鱼刀，大海龟就“哇哇”地哭起来了。按说，凡是海龟全都“槌胸打背，见刀垂泪”，不足为奇。可是，这只海龟哭声恰似人哭，凄切悲凉令人心酸，好像很通人性。亚忠手软了，不忍心下手了。兄弟俩仔细打量着这只大海龟。噢！海龟背脊的四个角带着四个小“铜牌”，用铜丝系着。他们用指甲抠开铜牌上的青苔，发现上面刻有文字。好在弟弟亚义上过几年学，粗略识得几个字。细细读来，一个铜牌上刻着“唐贞元元年”，另一个刻着“唐鉴真”，但年号已经模糊了；还有一对分别刻着“宋高祖五年”和“明洪武三年”。兄弟便明白了：这些小铜牌是

历代的好心人放生的标记。哥哥亚忠平素为人善良，和亚义商量说：“把大海龟放生吧！”弟弟从来都听哥哥的话，当然同意，兄弟俩便抬起大海龟，把它放回了大海里。大海龟下海后，回过身来向亚忠亚义点了点头，在渔船周围绕了三圈，然后才恋恋不舍地向大海远方游去。到了秋天的八月中旬，三亚的船队归航了。兄弟俩今年捕的鱼特别多，船儿装得满满的。启帆不久，便遇上了强大的台风。南海海面上天昏海暗，台风夹着暴雨，把南海搅得象锅底一样黑。一阵强大的旋转风卷来，打破了亚忠亚义的船，兄弟俩被刮到海浪之中。他们紧紧搂住破碎了的船板，奋力挣扎。一个巨浪卷来，把老大亚忠卷走了。第二天，风停了。经过一天一夜的漂流，老二亚义抱着破船板被海潮冲到了甘泉岛的沙滩上。亚义不见了哥哥，呼喊着急，痛哭着，声音喊哑了，眼泪流干了，但是怎么也找不着亚忠。这时，乡亲们的渔船也在甘泉岛靠了岸，他们帮助亚义修好了小船，让他驾着小帆船在海上继续寻找。找呀，找呀，海上没有亚忠的影子，礁上没有亚忠的踪迹。亚义并不灰心，仍然不断地找。在一个珍珠般洁白的无名礁上，亚义终于发现了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在动，离得越近，越像是一个人影。原来，那是哥哥亚忠。亚义大声呼唤着哥哥的名字，向礁石驶去。那黑点发现有小船驶来，也在大声呼唤着亚义的名字，小船靠岸了，兄弟俩拥抱在一起，热泪流在了一起。原来亚忠被台风巨浪卷走之后，已经不省人事人，是一只大海龟把他驮上了这个珊瑚

礁。亚忠苏醒以后，还是那只大海龟送来了鱼虾，还送来了岛上的各种鸟蛋。南海的烈日像一盆火，珊瑚岛被太阳晒得直冒烟。亚忠就把这些鱼虾和鸟蛋放在石头上面曝晒，很快就晒熟了。凹凸不平的珊瑚上积着雨水。亚忠就在这礁石堆上吃着鱼干、虾干、鸟蛋，喝着雨水，度过了这段日子。那只大海龟，就是亚忠、亚义兄弟放生过的。那个珊瑚岛，后来乡亲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寻哥礁”。

我们不止一次读到过南海的民间海洋故事。传说在西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至公元前105年）水师总兵的儿子黄贵画一幅很有名的探明南海诸岛的地图叫《涨海图》。当时，汉武帝刘彻派黄贵前去探查中国四海疆界。黄贵等人驾着一艘双层舱楼的大船扬帆南行，他们先探查并绘好了西沙群岛位置，再继续向南航行了一个月，驶近了南沙的南威岛，正在寻找别的岛屿时，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洪涛接天，巨浪如山，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大帆船就象鸡蛋壳一样在怒涛中上下颠簸着，“轰”地一声，船撞到了一块大礁石上，沉没了。黄贵紧紧抱着装着《涨海图》的大竹筒，被抛入大海中，凭着密封的大竹筒的浮力，在浪涛中挣扎。最后，终于支持不住，昏了过去。当黄贵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布置得金碧辉煌的房间里，躺在一张软绵绵的大床上，床前站着的不是多少天来患难与共的探海伙伴，而是一位仪态万方面带微笑的少女。原来他是被南海龙王的三女儿救了。龙女用

“照海宝镜”帮他找回了被冲走的《涨海图》，又陪着一起继续把南沙群岛的位置准确地画在图上，天长日久，两人情怀日增。龙王见状，有意将龙女许配给他为妻，把他招为附马，留在龙宫。可是，黄贵想到自己的王命在身，《涨海图》还未送到皇帝手中，谢绝了龙王这番好意。龙女见其忠心可嘉，去意已坚，也不强留，赠其一双“避水靴”，并亲自将黄贵送到海南三亚。黄贵终于不负所任，把《涨海图》交给了汉武帝。从此，这里便被称为“涨海”。

南海渔民向我们叙说南沙群岛比心礁的故事，更是古老而迷人。早先，在南沙群岛的北岛上，住着户渔民，叫翁大伯。翁大伯有七个儿子，一个个乌黑结实，活像七座铁罗汉。他们和其他渔民一样，平日在南沙海面上打鱼。等到海龟、海参、咸鱼等海货装满了船舱，就运到祖国大陆的城镇去卖，换回些柴米油盐。年复一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安定。

南海的海面上，飘游着一个鬼怪，叫三角魔鬼。三角魔鬼住在海底的一座宫殿里，它的心是冷酷的，渔民们安居乐业，三角魔鬼眼红啦，它施展魔法，从三角形的嘴里喷出一团团浓雾。霎时间，浓雾笼罩了南沙西沙，遮天蔽日，昼夜不散，渔民们没法出海打鱼，只好在海边的礁石丛里捉些小鱼、小虾、螺蛳、蚝蛎回来充饥。日子久了，这些东西越来越少，渔民们饿得面黄饥瘦，加上长期见不到阳光，瘟疫流行起来，渔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

多么盼望见到金光灿烂的太阳啊！渔民们急得团团转，只好去乞求神灵保佑。最焦急的要数翁大伯了，他备齐了香烛，虔诚地来到珊瑚庙里，向南海老人的神灵祈求。当天夜里，翁大伯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南海观音。南海观音告诉他：害人的浓雾是三角魔鬼在捣蛋，战胜三角魔鬼，要有七个不怕死的英雄。翁大伯醒来以后，便把七个儿子叫到跟前，把梦境讲给他们听，说道：“你们看，谁能战胜三角魔鬼，拯救岛上的乡亲们呢？”七个儿子异口同声地说：“我能！”。翁大伯又问：“谁能不怕死呢？”七个儿子说：“只要战胜三角魔鬼，粉身碎骨也不怕！”翁大伯的声音沙哑了，他含着热泪，对孩子们说：“去吧，孩子们。你们兄弟七个一起去，按南海观音的话，一直朝北走，不要怕险阻，去打败恶毒的三角魔鬼吧！”翁大伯交给每个儿子一把鱼刀。家里还留着一把，插在刀鞘里。送别的时候，翁大伯心如刀绞，可是他强把泪水咽在肚里，不让儿子们看见。七个儿子背插鱼刀，脚穿草鞋，像七条蛟龙，一直朝北方走去。走呀，走呀，天黑了，七兄弟来到了海边。海边一座白珊瑚砌成的小房子，里面坐着一位白发银须、脸带笑容的老人，他就是南海老人。南海老人对七兄弟说：“你们往哪儿去呀？”“我们要往北去，去打败三角魔鬼！”“这条路难走得很呀，你们还是回去吧。”“不，我们不怕，再难也要去！”七兄弟斩钉截铁地说。南海老人点点头，送给他们每人一双“避水鞋”，还把战胜三角魔鬼的办法交代了一遍。七兄弟换了避水

鞋，在海底行走如同平地。他们继续走呀，走呀，又走了一天，又饥又渴，很想吃点东西、喝点水，这时候，前边出现一座小屋子，屋子里坐着一个老太婆。老太婆看见七兄弟过来，端出了七碗香喷喷的白饭，还有七碗热腾腾的汤。老太婆说，她是个开店的，请赶路的客人尝尝她的手艺。七兄弟没有理她，因为父亲和南海老人都告诉过他们：这个老太婆是三角魔鬼的化身，那些饭是毒饵，那些汤是迷魂汤。他们忍着饥渴仍然往北走，把个老太婆气得脸色发青。七兄弟在海底又走了一天，来到一个关口，关上的城门上写着五个大字：“南海第一关。”七兄弟明白，一场搏斗就要开始了，他们一齐抽出背上的鱼刀。突然，关里冲出七个怪物，这七个怪物全都骑着海龟。它们的头奇形怪状，有的像海参，有的像海马，有的像螺蛳，有的像蚝蛎，有的像多角珊瑚，有的像海星，有的像海贝。这群怪物厉声喝道：“何方人氏，竟敢来海底捣乱？且吃一刀！”说着，纷纷挥刀砍向七兄弟。七兄弟身子一闪，怪物们扑了空。没等它们回身，七兄弟一齐举起鱼刀，“唰唰唰”，砍断了海龟们的脚。七个怪物骑在海龟背上的时候力气特别大，一倒下来，就浑身无力。七兄弟没费什么事就把它们砍死了。兄弟们沿着海底大道进了关。一直往前走，不久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前，宫殿上写着“比心宫”三个大字。父亲和南海老人曾经告诉他们：三角魔鬼的灵魂是飘浮在南海海面上的浓雾，它的脸是三角的，嘴、眼、鼻也是三角的，但是肉眼看不见，摸

不着它的踪影。只有它那颗冷酷的心藏在比心宫里一个圆形的毒水池底。七兄弟走进比心宫，找到了毒水池。水池不太深，但是岸不干，而且，只要人的身体接触上毒水，就会化作石头。怎么办呢？七兄弟想到了西沙、南沙的渔民乡亲，想起了父亲嘱咐，想起了自己的誓言，他们毫不犹豫，手挽着手，一齐跳进了毒水池。霎那时，七兄弟化成了金光闪烁的珊瑚礁。七块礁石贴得紧紧的，占满了整个毒水池，毒水干涸了，那颗冷酷的心也干瘪了，三角魔鬼死了。南海的浓雾消散了，红艳艳的太阳冉冉升起，照得海面上金光灿烂。西沙、南沙群岛在阳光下闪耀着明珠般的光芒。渔民们欢呼雀跃，纷纷来到了翁大伯家，感谢七兄弟的除魔功绩。翁大伯热泪盈眶地从刀鞘里拔出了那把留存的鱼刀，鱼刀上沾满了鲜血，那是七兄弟的鲜血。大家明白了：七兄弟虽然战胜了三角魔鬼，但是他们已经和三角魔鬼同归于尽。渔民们默默地流泪，翁大伯泣不成声。南海上突然刮起了阵阵海风，掀起了层层波涛，七块紧挨在一起的珊瑚礁露出海面，渐渐扩展开来，它们矗立在南海之中，风吹不动，浪打不摇。它，就是现在西沙群岛的“比心礁”，在南沙群岛上，有一个“草鞋滩”。据说，那就是七兄弟脱下草鞋的地方。

第二章 中国人的命名

其实，人们只要翻开中国的史书，就能看到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最先命名的。自两汉以来由于中国人民在南海及南海诸岛一带不断活动的结果，在古代文献中对这个海域和岛屿逐渐出现各种名称或称呼，这不仅说明很早以前中国人民对这一区域有所认识，同时重要的是对这一区域给予了正式命名。

南海被命名为“涨海”，早在秦汉以前已见于中国古籍。到了汉代，南海又被称为“涨海”，谢承《后汉书》中说：“汝南陈茂尝为交趾别驾。旧刺史行部，不渡涨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风，船欲覆没，茂拔剑诃骂水神，风即止息”。后汉杨孚《异物志》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称：“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此处“东北行”是指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向）。第一条记载了刺史巡视时，须渡涨海。后两条都谈到涨海中的崎头。所谓“崎”是指突出于海中的曲岸。崎头就是露出海面的岛屿。这里都以“磁石”来描述以铁叶包铜的船只不得通过这一海域，实际在

涨海中由于暗礁星罗棋布，阻碍船只航行，因之在古代才有“磁石”的说法。

《太平御览》引《外国传》曰：“扶南之东涨海中，有大火洲”。三国吴康泰《扶南传》曰：“涨海中到珊瑚岛，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梁书》也说道：“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在这三条当中，第一条是指南海诸岛以及附近的一些岛国的地质结构是属于熄灭的火山形成的，而第二条所谓的：“珊瑚洲”则明确提到，洲底有盘石和珊瑚生其上。盘石就是现在所说的各岛屿的礁盘，在礁盘及其附近，正是珊瑚虫生长活动的海域，而珊瑚洲的形成，则是珊瑚虫长期在礁盘集聚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三国时期把南海诸岛称为“珊瑚洲”，是符合诸岛形成的实际过程。

关于涨海中珊瑚洲的问题，唐代徐坚在《初学记》中提到：“按南海大海之别有涨海”。并且用了两条来注释涨海：一条是引谢承《后汉书》中所称，交趾七郡的使者由涨海出入；另一条是引《外国传杂》称，大秦西南七八百里的涨海有珊瑚洲。对于后面一条注释，我们认为，并不影响康泰在《扶南传》中对南海诸岛称为珊瑚洲。因为在地球赤道南北纬 20° 以内海域中，凡有相同的物质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海域，是会产生相同结果的。从绝大多数的文献记载来看，涨海是指中国的南海，而珊瑚洲则是指南海诸岛。在较早的后汉、三国时期，尤其是这样。晋代的裴渊在《广州记》中更明确的指出南海中有“珊瑚洲”。

魏晋以后，关于涨海的记载并没有中断。南朝鲍照在《芜城赋》中云：“尔迤平原，南驰苍梧、涨海”。唐代李周翰在《芜城赋》下注称“照所赋芜城系指广陵旧城（今扬州东北），照见故城荒芜，遂感而作此赋。”据此，鲍照的原意是说广陵故城过去交通十分发达，向南可以达到涨海。《旧唐书·地理志·南海》条中称，南海郡的地理位置是在“五岭之南，涨海之北”。唐代韩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则称：“州南近界，涨海连天”。其后《琼州府志》更有“则琼之海，其涨海乎”的记载。《崖州志》中载有明代王必圣《崖州杯古》诗云：“地拓金瓯浮涨海，威余铜柱息尘氛”。直至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称“在万州城东外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设，以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海’”。至此，屈大均不仅解释涨海名称的由来，同时也指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与涨海之间的“关系”。

历代史书文献当中关于“涨海”的记载不胜枚举，其中唐代韩愈所记值得注意。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事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三月二十五日韩愈到达潮州，随即向宪宗李纯送呈《谢上表》。表中报告了潮州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情况，特别提到“州南近界，涨海连天”。这里明确的指出了在潮州南面是涨海，它是近界的疆域。韩愈当时是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他的《谢上表》是一篇政治性的报告。“州南近界，涨海连天”这

两句话，不仅见于《韩昌黎全集》，同时又被收录在篇幅有限的新旧两《唐书·韩愈传》当中，因此在这一点上，它有着官方正式声明的意义。

综合上述各种材料，已清楚的看出，自汉代以来，中国即已命名南海为涨海；三国时期，则把南海诸岛称为珊瑚洲；至唐代，则正式宣布“涨海”为中国的海域。

南海诸岛被命名为“木饮州”是在唐代，但它的来源是由晋代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公元 265 年至 290 年）时代，左思在《吴都赋》中有“穷陆饮木，极沉水居”之句。在此首先出现的“饮木”一词，左思虽未解释“饮木”的细节，但在此以后大约 300 余年，唐高宗永徽元年至乾封二年（公元 650 至 667 年）时，崇贤馆直学士李善对“饮木”一词做了明确的注释。李善注曰：“朱崖海中有渚，东西五百里，南北千里，无木泉，有木斩之，以盆瓮承其汁而饮之”。李善这条注释又为《琼州府志》所引用，由于李善这条注释重点在于解释“饮木”，所以府志把它归类在《輿地·物产·木类》部分。尽管如此，但李善却清楚地指出了“饮木”的地点，说它是朱崖（即海南岛）的大海中，东西宽五百里，南北长千里，由小洲组成的岛群。李善所明确指出的这样大范围的岛群，在这个海域当中，除了南海诸岛，那就是再也没有其他岛屿可以比拟。在李善以后约 200 年，曾在朝廷秘书省任校书郎的段成式，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撰写《酉阳杂俎》（约成书于公元 850 年至 860 年）一书，在《境

异》条中，他说：“木饮州，珠崖一州。其地元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至此，段成式把晋代出现“饮木”的这个地方的正式名称“饮木”作了文字记录。李善注释中的“珠崖海中有渚”，段成式则记录为“珠崖一州”叫“木饮州”。而李善的“东西五百里，南北千里”，却被段成式所省略。李、段两人所称的“无水泉”、“其地无泉、民不作井”，都是指海岛上无法取得淡水。至于对“有木斩之，以盆瓮承其汁而饮之”和“皆仰树汁为用”二语，是指以椰子汁当水饮用。关于椰子虽在古籍中早已有所记载，但并不普遍，在古代广东以北地区的人士对此是生疏的，所以李善、段成式的解释，只说到“饮木”，未再进一步说到椰子。

至于椰子树何时开始移植来中国，尚难确考，但据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记述，前汉成帝刘骢册封赵飞燕为皇后时，赵飞燕的女弟子曾以“椰叶席”为礼品赠给皇后。此故事发生在将近两千年前（即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当时汉王朝的南疆已包括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七郡，当地人民已知利用椰子树叶编织成席，作为上供礼品。后汉南海人杨孚在《异物志》中，曾具体地记述椰子，并称“食其汁则愈（御）渴”，这说明后汉时期南海地区已有椰子树。晋代刘欣期在《交州记》中称，“椰生南海”。此外，左思在《吴都赋》中，除已提到“饮木”外，又称“槟榔无柯，椰叶无阴”。据《琼州府志·舆地·风俗》中称，左思这两句的

地点，即指海南岛而言。

直到唐代，段成式的同时代人、宰相李德裕在唐宣宗李忱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被贬为崖州司户，他写的《贬崖州司户道中》诗有：“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之句，则更足证明最迟至唐代，海南岛不仅已有椰子树，而且非常茂盛。从描述情景来看，在晋代是“椰叶无阴”，而到唐代即成为茂密椰林的树荫已把南方溪流遮得阴之暗之。有关中国椰子树的历史记载已如上述，但是谁把椰子树移植到南海诸岛？那就是中国海南岛的渔民。他们世代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从事生产劳动，并且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历史传统，即每人每年在海岛上种植若干棵椰子树。

以上史料，充分说明，在晋代所出现的“饮木”一词，记载了中国人民在《吴都赋》写成之前《公元 282 年之前》即已在南海诸岛从事生产劳动，并在岛上居住。直至唐代段成式把南海诸岛正式名称“木饮洲”记录下来，并且明确记载属于“珠崖一州”。

西沙群岛被命名为“九乳螺石”是在宋朝。据宋代《武经总要》中记载：“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到九乳螺石，又三日至占不劳山”。这是现在所知把西沙群岛叫做“九乳螺”的开始。明代郑和下西洋时，随行人员马欢所撰《瀛涯胜览》中的《纪行诗》把航经西沙群岛所见的岛屿景物描绘成好似“青螺”，这可作为“九乳螺石”是一种象形名称的补充说明。清代严如煜在《洋防辑